

“红苹果惹人摘。”

——土耳其谚语

序·教廷的纷争

“愿上帝鉴临,评判我辈!”红衣主教安贝尔一边大声说道,一边甩去脚上的灰尘,昂首阔步地走出圣索菲亚大教堂。

夏日明媚的阳光照耀着这座辉煌的城市,但圣殿的祭坛上,教皇的绝罚诏书被留在阴影里,教堂执事们用仇恨的目光盯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这一天,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彻底决裂。安贝尔不知道,他对天主教的一片赤心会在400年后毁灭一个帝国。

在东方,盘踞在小亚细亚的庞大奥斯曼帝国仿佛感受到了什么,缓缓睁开眼睛,望向它渴望已久的地方……

壹·苏丹的梦想

“土耳其人来了!”这个消息对君士坦丁堡的人来说已司空见惯。200年来,这座城市受到的攻击不下100次,惟一次被攻破是十字军东征——毫无防备地被自己人打败,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城中财宝少了些,人少了些,对西方天主教徒的仇恨增长了许多。而土耳其人嘛,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群鸟合之众。

但这次不同。

“这次的指挥官可是苏丹!”这是奥鲁奇大队长最常说的话。他对刚刚登基的穆罕默德二世充满信心。

听着队长激情宣讲,伊尔汗心不在焉,他是在巴尔干战役中被俘的,原本是基督教徒,后来变成了虔诚的穆斯林。他在心中默念,这次远征是光荣的,伊斯兰世界对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的渴望可以追溯到教义刚刚奠定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以及他的父亲毕生的愿望就是征服这座城市。这次远征是不可抵挡的,奥斯曼军队空前地巨大,所向披靡,它将续写帝国的辉煌!

伊尔汗望向远方的城市,在夕阳下显得多么祥和与安宁,仿佛不知道即将发生在自身的命运,“我一定会进入这座城市,征服它,让它成为帝国的疆土!”

贰·短暂的宁静

西塞罗站在城墙上打了个哈欠。四周宁静如水,只有猫头鹰时不时叫一声。群星像无数双眼睛盯着他。“监视敌

军真是件苦差事,昆图,你说是不是?”他对旁边的伙伴说道。

寂静。

西塞罗明白他的脾性,便住嘴了。但一会儿又说:“真冷啊,晚上的海风凉得刺骨。”

旁边的人像一块石头隐在黑暗中。

“你倒是答话啊!”

一片寂静。

西塞罗忍不住骂了一声。

还是寂静。

“你怎么了?冻成哑巴了?”

那人终于开口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好像在建东西。”

“我怎么看不见?”

昆图没有回答。

这时,西塞罗看到了,奥斯曼人的营地后面有一片空地,亮着微弱的灯光,不时有铸造的声音传来。月亮升起,在微弱银光的照耀下,他似乎瞧见一门巨炮矗立在那里。

“上帝啊……”

叁·无敌的武器

伊尔汗站在苏丹大帐门口,拿着长矛,眼睛直直的看向前方。两个钟头前,奥鲁奇大队长告诉他,有个异教徒要见苏丹,让他们保护好他。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那人却迟迟不见。伊尔汗快要睡着时,那人终于到了。

“来者何人?”奥鲁奇大队长喊道。

“匈牙利的乌尔班。”那人说。

“来此为何?”

“觐见苏丹。”

“有何用意?”伊尔汗顿时清醒过来,如果答得好,就可以进帐觐见,如果答得不好……

“献给苏丹攻城的利器。”

大队长刚想再问,从帐中传来充满威严的声音:“让他进来!”

伊尔汗知道,君士坦丁堡最大的优势就是坚固的两层城墙,虽说已经被岁月侵蚀,但对付奥斯曼的粗制大炮绰绰有余。但如果那人说的不假的话……

过了一会儿,乌尔班走了出来,苏丹吩咐近卫军:“召集工人,按照他的图纸建造。”乌尔班将图纸交给了一位将军,带着苏丹赏赐的财宝离开。将军端详图纸,露出了赞叹的神色——能让苏丹都欣赏的武器,肯定威力极大。风起了大帐的帘幕,伊尔汗看见金椅中的

■历史小说

日落拜占庭

□宫梓铭



王者抬起头,露出一双鹰的眼睛!

肆·弱小的援兵

“援兵要来了!”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这句话仿佛给了所有力量,不管男女老少都忙碌起来:补城墙的、铸兵器的,做口粮的、去祈祷的。整个君士坦丁堡都活了。

西塞罗站在城墙上,双眼凝视着远处的海湾,慢慢地,几根桅杆从海平面升起,他兴奋地大叫:“援兵!援兵来了!”

昆图冷眼旁观:“你数数,有多少根?”

西塞罗冷静下来,仔细看着天边:“一、二、三、四。只有四艘船?”他大叫,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君士坦丁十一世给几个大国都发了求救信啊!”

船只近了些,显示出它的旗帜:热那亚。

拜占庭向基督教兄弟们的求救,被400年前的那次反目成仇彻底断送。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法兰西,没有一

个人伸出援手。只有商人联盟热那亚象征性地派出了援兵。

船只又近了些。昆图突然喊了一声:“奥斯曼军队!”

“什么?”西塞罗一骨碌站了起来,看到众多小船正在接近援兵,更要命的是,风停了,帆船只能坐以待毙。

奥斯曼船上只上的步兵跳到了热那亚船上,却被长矛捅到海里。但热那亚水兵的优势随着时间在递减,慢慢只有招架之力,奥斯曼军人甚至可以爬上大船。但这时,起风了!大船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港口。城墙上的人们开始跑下来感谢天父。拜占庭的希望又回来了!

伍·帝国的黄昏

“砰!”第一发炮弹呼啸着飞出,接着是第二发、第三发,炮弹撞击了城墙,但它只是晃了晃。

伊尔汗看见苏丹的脸色沉了下来。城墙依旧巍然不动,突然“咔擦”一声,墙体上出现一道小裂纹,裂纹以极快的

速度延伸。“轰隆!”无数的青砖以闪电般的速度倒下,扬起一片灰尘。狄奥多罗西城墙倒塌了!苏丹露出笑容:“很好,明天,将是光荣之日!”近卫军欢呼起来,远处的群山庄严地迎接黄昏——拜占庭的黄昏!

陆·攻城的时刻

巨炮轰击已有一段时间,但西塞罗还是觉得震耳欲聋。

奥斯曼人的攻击十分凶猛,几炮就将城墙打出一个大窟窿,城内只好用木栅栏、铁盆和亚麻布将缺口补上。炮击已经持续了几天,人们抬着十字架或圣母像在城墙上游行,并将圣水洒到城墙上,但炮击声依旧不绝于耳,奥斯曼军队的又一次冲锋即将开始。

西塞罗站在一块青石后面,满身尘土,看着耀武扬威的奥斯曼军队冲来,不禁抓紧了手中的武器。敌军的坚韧让他们吃尽苦头:土耳其人大喊着“真主!”冲向城墙,然后被墙头扔下来的石头、滚木、火把干掉。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么拜占庭人肯定胜利,但他们只有8000人,而敌军却有15万人。他们已顾不上战术,只知道撑过一波,再撑过一波。

西塞罗的手指已被弓弦勒出血,但还不停射箭,而昆图刚用长矛将一个爬满土耳其士兵的云梯推离城墙。攻击持续到晚上。西塞罗瘫倒在地,看着最后一缕暮光在西方闪烁,空气纯净得像水晶,月亮出来了,一轮新月,是奥斯曼帝国的标志!士兵们看着天空发出叹息:上帝都不庇护君士坦丁堡了。

柒·遗忘的缺口

伊尔汗站在空场上,看着安纳托利亚的军队锲而不舍地攻城,不停地被击退,又不停地攻击。夕阳西下,双方的军队都撤退了,这时,一弯新月升起了,很多穆斯林不禁跪下,而伊尔汗依旧凝视着远方的那座城市。“准备好,快轮到我们了。”奥鲁奇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明天将会是个伟大的日子。”

第二天凌晨,苏丹向近卫军发出进攻命令,15000人涌向君士坦丁堡。伊尔汗和奥鲁奇所在军队的攻击目标是圣罗曼努斯门,也就是城墙的正中心,是防御最坚固的地方。他们一遍遍冲击城墙,但无济于事,没有一个人进入第

一层城墙。这时,奥鲁奇发现了一个缺口——隐藏在乱石后面,无人注意。

“伊尔汗!”他大声叫喊,“带几个弟兄来!我发现一个缺口!”

伊尔汗带着几个人冲了过来,跟着奥鲁奇大队长进了那里。

缺口外是残酷的战场,而缺口内则像假日一般,宁静、祥和。这时,伊尔汗发现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想象的事实:有一扇内墙城门敞开着!他立刻告诉了大队长,然后跑出了缺口,带进来了一支军队,果断地冲进了城门,没有陷阱,没有埋伏。城破了。

捌·最后的弥撒

西塞罗用光了最后一支箭和最后一颗子弹。昆图依旧高傲地站在他身旁。过了一会儿,奥斯曼士兵没有上来。西塞罗困惑:难道都死光了?我们胜利了?他转头对昆图说:“喂,我们胜……”还没说完,后方传来一声大喊:“拜占庭被攻陷了!”他的话语冻结在嘴边。

城墙外,一个人也听到了那句话,苦笑了一下,拔出佩剑,带着几个随从,向奥斯曼军队冲去,因寡不敌众被杀死。他是拜占庭之王,君士坦丁十一。

昆图带着西塞罗一直向北边跑。北边有港口,可能有船。半途中遇到了一支军队向他们冲来,昆图把西塞罗推进了一个地窖,自己引开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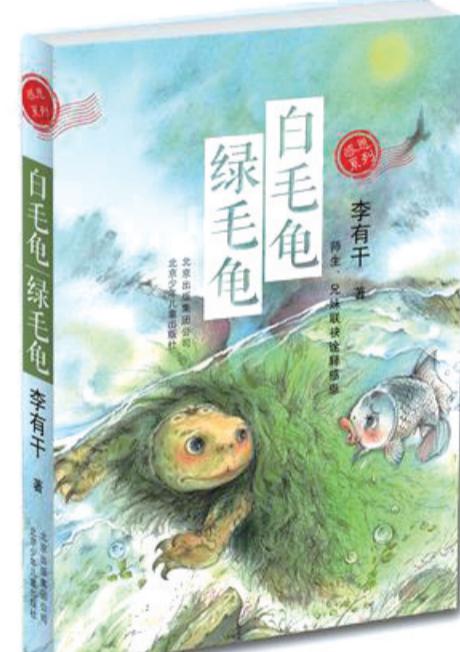
玖·永恒的星光

21岁的穆罕默德二世走上台阶,走进了圣索非亚大教堂。他完成了祖先的愿望,征服了这座伟大的城市。他走上了教堂的顶端,俯瞰整个君士坦丁堡,北面是深入内陆的金角湾,南面毗邻马尔马拉海,东面是小亚细亚,西面是巴尔干。君士坦丁堡在东西的交通要道上,在过去的1100年间,作为东正教的中心,积累了无数的财富。现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它,这里将会是帝国通向欧洲大陆的一座桥梁!

时年1453,5月29日。

(作者系北京四中初二学生)

插图:桓兰



■书摘

白毛龟 绿毛龟

□李有干

坦克爬进前面的麦田,直到把机耕道远远地抛在身后,才停了下来。

麦田里,一只鸟迈着绅士的脚步在觅食,坦克一见它那优雅的姿态,以为是多日不见的绣球,高兴得就像见到了救星。可是爬过去一看,它身上的羽毛是灰色的,头上没有美丽的绒球,认出它不是绣球,坦克往后退了几步。

灰色鸟却跟了过来,用喙轻轻地啄着坦克的壳,连啄了三下,一点也不重,问它是谁?

坦克说,我是坦克,你是绣球吗?

灰色鸟说,我不是白鹭,也不叫绣球,和白鹭属同一个种群的两个家族。

坦克问,绣球在哪儿?

灰色鸟说,前一阵子有人在小树林下了网,捕走十几只白鹭,不知它是不是也在其中。

灰色鸟的话,像在坦克的心里捅了一刀。

灰色鸟说,你的胆子真够大,大白天竟敢在麦田里行走,这一带常有猎人出现。

坦克说,请你告诉我,去哪里能找到水?

灰色鸟反问,你想去湖吗?

坦克问,湖离这儿很远?

灰色鸟说,你走得太慢,三两个月也到不了。

坦克说它想找个水塘住几天,然后再回到湖里去。灰色鸟说离这儿不远,有个牛脚塘,直走不拐弯,很快就能到达。

灰色鸟飞走了。

坦克按灰色鸟指引的方向,一步步地向前爬去……

一路上,坦克几乎没有停留,马不停蹄地往前走。白天它很少露面,潜伏在草丛中,只有到了黑夜才敢走,谁也不知道在一片宁静、一片黑暗之中,在闪烁的星空和田野之间,嵌着一个坚硬的胸脯。途中,坦克看到几株灰灰菜,绿油油的叶子,开着金黄色小花,散发着扑鼻的香味。这是它最喜欢吃的植物,但它没有停下,一门心思赶往牛脚塘。

坦克闻到湿润的水气,知道离牛脚塘不远了。半个小时后,它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塘不大,形似老牛脚下的一只脚印。塘里的水很清,没有草木的地方,可以看得到水底的游鱼。塘中间有几片荷叶,在风中瑟瑟地晃动。一只青蛙悠闲地蹲在荷叶上,青绿色的身子和荷叶融为一体,不仔细看很难分辨。离塘边不远,有棵蓬勃着枝叶的老树。树上有个鸟巢,用无数根枯枝搭建成,黑黑的一团,巢里蹲着只花喜鹊,喂养着两个还不会飞的孩子。离老树不远,一栋东倒西歪、破烂不堪的土墙草屋,像是堆放在那里的一堆垃圾,成群结队的麻雀肆无忌惮地飞进飞出。

一栋被人废弃的老屋。

坦克绕着塘爬了一圈,没有看到人的足印,

也没有其他动物留下的蛛丝马迹,一切都告诉它

这里很安全。它举起脖子仰望着老树,蹲在窝里的花喜鹊也从巢里探出头来,向下俯视着它,还喳喳地叫了几声。

坦克朝它点了点头。

花喜鹊拍了拍翅膀,不知是给两个孩子扇风解热,还是跟它打招呼。

坦克游向塘中间的几片荷叶,蹲在荷叶上可以看到四周,稍有风吹草动,就能立刻潜入水下,可是它沉重的身子压得荷叶直往下沉。青蛙不知它是何物,“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没过一会儿,又从不远处浮出水面,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它。

牛脚塘荒无人烟,但有老树和巢里的花喜鹊,还有飞来飞去的麻雀,坦克并不感到寂寞。它们十分友好地相处在一起,这里是个和平世界。

太平日子很容易度过,一晃20多天过去了,天高了,风凉了,太阳不再那么灼人,老树开始掉叶子,坦克意识到夏天即将过去,秋天就要来了。

花喜鹊的两个孩子开始练习飞行,经常站在窝边扇着翅膀,胃口也愈来愈大。花喜鹊很少待在窝里,在田野上飞来飞去,为两个孩子寻找可吃的食。坦克很羡慕花喜鹊,为它的种族增添了两个鲜活的生命。坦克也想把自己的种群延续下去,但自从和老祖宗见过一面之后,再没有见到过同类。坦克有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莫名的冲动在体内不断地膨胀。繁衍生息是它的本能,可是牛脚塘就巴掌大个地方,找不到异性同类。

突然,花喜鹊发出惊恐的叫声,站在窝边的两个孩子回到了巢内,浮在水面上的青蛙,翻身扎入水中,麻雀也一阵风似的飞走了。坦克不知发生了什么,慌忙藏到荷叶下,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猎人又出现了,身背猎枪,脚穿草鞋,打着裹腿,